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  
第二十五回 淫賊禿全傾積世資 假文君巧合連環計

且說上回書中說起靜波和那金少太太，正在纏綿纏綿之際，不提防被一班兒神一般的人，打進門來。有一個為首的人，指揮隨眾，把靜波緊緊地摑住，卻放著金少太太不摑，由她自己穿好了衣服起來。那為首的人打著一口強蘇白，南腔北調的，在那裡問她。金少夫人只是低著頭哭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那人焦躁非常，又回過頭來，喝問靜波。靜波起先聽得那個人的口音，雖然也打著蘇白，卻甚是勉強，竟一半是常州口音。那聲音又來得甚是相熟，好像平日和他認得的一般，不由不心中疑惑，便暗地睜開眼睛來，仔細將他一看，不覺大吃一驚，暗想：罷了，罷了，今番上了他的當了。原來他用的是美人計兒，把我騙上了圈套，卻想來敲我的竹槓，再也想不到這件事兒是他做的鬼計，如今落了他的圈套，已經無可如何，只好拼著銀錢和他私息的了。看官你道這個帶領眾人，打進門去，把靜波摑住的是誰？原來又是這個厚顏無恥的江念祖。當下江念祖追問靜波，為什麼奸誘良家婦女？靜波到了此時，真是啞子吃黃連，有苦沒處說，只得硬著頭皮，回報他道：「江老爺我們向來是認得的，怎麼現在又扮起蘇州人來？這件事情，原是我的不是，但是已經到了這步田地，任憑江老爺怎樣的吩咐，我也沒有什麼不依的。」江念祖聽了，假作勃然大怒，對著眾人說道：「你看這個賊禿，到了這個時候，還敢這般放肆！我向來面也沒有和他見過，什麼江老爺，海老爺的亂叫，還說我是假扮的蘇州人，難道我姓潘的，是這樣的人不成？他欺騙了我們的姑奶奶，還要這般混說，你們不要管他，且先打他一頓，然後再把他送官究治，看他還混說不混說。」靜波聽說要叫人打他，便急於，暗想就是被他們打死了，和尚犯著姦情，也沒有什麼人和我償命，只得連忙改口道：「方才是我認錯了人，潘老爺不要動氣，如今只求潘老爺隨意吩咐一聲，好等僧人照辦，不然這一篇沒有題目的文章，叫僧人怎樣的作法呢？」江念祖聽了大怒，立起來走到靜波跟前，就是一個嘴巴，罵道：「你這個賊禿，犯了這樣的事情，還這般的嘴尖舌快！我也沒有什麼工夫，和你說話，只把你送到當官，聽憑縣大老爺把你怎生的發落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叫人來把他拖出去再說。眾人轟雷般答應一聲，便七手八腳地趕上來，把他拉著，往外便走。靜波此時，手腳都被摑住，不能轉動，任是他二十四分的狡猾，不由他不著急起來，口中只叫有話好說。眾人哪裡管他，只把他著地拖著，向外迤走。只見那位金少夫人一面渾身發抖，一面趕過來，攔住了眾人，回身對著江念祖，雙膝跪下，顫抖抖的說道：「我和你總算是同胞兄妹，你竟下得這樣的毒手麼？就是我出了丑，你的面上也沒有什麼光彩，求你將就些兒，把這件事兒遮掩過去，總算你全了我的臉兒。不然，要是這般的一鬧，我回去還有什麼臉面見人，不如就拼著死在這裡，還覺得乾淨些兒。」說著，便哭起來。江念祖聽了，停了一回，鼻子眼裡冷笑了一聲道：「你乾得好事，你自己去想，卻叫我怎樣的和你遮瞞？」說著，頓了一頓，又說道：「更兼這個賊禿，十分放肆，他做了這樣的事兒，還敢拼命的和我頂撞，難道我倒怕了他麼！」金少夫人聽了，連忙說道：「這是你氣頭上覺得他的說話，鹵莽了些，其實他哪裡還敢這樣。」便立起來走到靜波面前，向他說道：「你少說兩句罷，不要惹發了他的性子，回來弄得挽回不來。」靜波聽了雖曉得是他們的圈套，然而也無可如何，只好點頭答應。金少夫人回身又對江念祖道：「現在也沒有別的什麼話說，總求你看著兄妹份上，和我想個遮掩的法兒，我的一條性命就在你的手內。」江念祖聽了起先還是洋洋不睬，禁不得金少夫人苦苦地哀求，方開口道：「你總是一廂情願的念頭，說得好現成的說話，這件事兒，要是靜悄悄的，沒有什麼曉得的人，也還罷了。你想今天這個樣兒，他們一班當差的，個個都是當場眼兒，哪裡瞞得許多，萬一他們露了些風聲出來，叫我禁止得住哪一個。」金少夫人聽了，又道：「這班人倒不要緊，只要多給他們些錢，便把他們的口掩住了，只求你吩咐他們一聲，料想他們不敢不答應的。」這句話還未說完，那班家人早不約而同的，齊聲答應道：「我們在老爺這裡當差多年，姑太太的份上，自然不敢傳揚出去，只是氣不服這個賊禿，定要狠狠的把他收拾一頓，方出得我們心上的一口惡氣，倒不是一定要什麼錢。」金少夫人見他們的口氣活動，便走過來，附著靜波的耳朵道：「你聽見了麼，我哥哥倒還沒有什麼，都是這班人攬掇出來的，你只要多出些錢，買服了他們的嘴，就沒有什麼事了。」說著，便又走過去，和江念祖說了一回，只聽得江念祖冷笑道：「只要他們肯答應下來，我總沒有什麼不肯，難道我願意張揚開去，把妹子賣他的錢麼？」說著，金少夫人向靜波道：「你肯出多少錢？說一個數目出來，好等他們自家盤算。」靜波聽了，知道沒有錢也不行，便一口答應了一千塊錢，卻被那班家人兜臉啐了一口道：「一千塊錢，就買了你一個方丈麼？你這個賊禿，不知好歹，只要我們老爺二指闊的帖兒，把你送到當官，最輕也得辦你一個驅逐，看你這些騙來的錢，帶得去帶不去。」說著，又拖了就走。虧得金少夫人和身攔住，又替他加了一千。眾人哪裡肯聽，也有兩個做好做歹的人，從旁勸說，一直逼著靜波答應了五千塊錢，方才應允。又立逼著他當時交割，把他的綁放了，趕著他去開了一個楠木經櫃。經櫃裡頭，有一個紫檀拜匣，拿出一個沉甸甸的小包來，足足的二十條金條，每條十兩。靜波拿在手裡，忍著心痛，就如割他的肉一般，揀了十條出來，交給眾人。說是一百兩赤金，恰合五千塊錢。哪知眾人看見他包內還有一半，一個個眼睛裡放出火來，看著那黃澄澄、光亮亮的一包金條，哪肯放鬆，便有兩三個人搶上前去，劈手一把，早連包奪在手中，口內還罵道：「看不出你這個光頭，倒有這許多積蓄，也不曉得在哪裡騙來的，你還想留下一半來麼？」罵得靜波不敢開口，只得忍氣吞聲，熬著心痛，一聲不響。呆了一回，想到自己身上沒有衣服，幸是四月天氣，還不覺得怎樣，便向那一班人說道：「如今你們把我的積蓄，一齊搜刮了去，我卻要穿了衣服，到樓下去料理饑事去了。」眾人聽了都看著江念祖，還沒有開口，江念祖早喝道：「你倒說得這般容易，就想這樣的了結麼？快些寫下一張伏辯來，饒你下去，不然，還說我們訛你的錢呢？」靜波聽說要他寫張伏辯，自然是不願意的，但又不敢不應，只得說道：「這張伏辯，我又不曉得該應如何寫法，叫我怎樣的寫得出來？」江念祖冷笑道：「你不會寫，待我來起個稿子，你只要照樣抄謄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取過台上的硯台，磨濃了墨，叫靜波取出一張紙來，草草的起了兩行稿子，遞給靜波。靜波接過來看時，只見上面寫著歪歪斜斜的兩行字道：立伏辯端明寺住持靜波，因不合調戲命婦，求免送官，感恩不究，以後不敢再犯，立此伏辯是實。下面注著年月，還空著一個名字，靜波看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照樣寫了，蓋上花押，給江念祖看了，點一點頭，放入袖中。靜波此時方才一塊石頭落地，連忙穿好了衣裳，正要出去，江念祖叫住他道：「這件事兒，是你情願自家和息，須要彼此顧全面子，好像若無其事的一般。我這裡仍舊做完了道場，再開船回去，方才遮得住眾人的眼睛。」靜波聽了，自然只好諾諾連聲，便趑趄地走了出去。剛剛走到樓門口，早被兩個人立在扶梯邊，當面攔住靜波不免又吃了一驚，恰好江念祖隨後跟來，對那兩人使了一個眼色，那兩個人見了，便退在一旁，由著靜波走下去了。

原來他們做這個圈套，怕有什麼人突然走了上來，衝破這樁好事，那時倒成了個騎虎之勢，沒有一個收常所以預先叫兩個人守住樓門，把寺裡的人攔阻有人上來，只說裡邊現有話說，你們進去不便，停一兒回再來。那班香火道人，哪裡想得到竟有這般的奇事，一個個並不防備，被他們成了大功。只說江念祖和靜波還有那位金少太太先後下樓，大家都不提起。

江念祖先自上船去了。這裡的靜波因為吃了一驚，又失了一注大財，心上二十四分的難過，只苦的不敢放在面上，發作出來。還要竭力的遮飾，強打精神，料理那些饑事，面上還做得從容不迫的神氣，心上卻好像油煎火燎一般，真是說不出的苦惱。倒是那位金少夫人，並沒有些慚愧的樣兒，靜波雖明曉得了他們的惡當，卻只無可如何，面子上還得好好的應酬著她，勉勉強強的，敷衍了幾天。直到件事圓滿，金少夫人還叫靜波開出賬來，約莫有七百多塊錢的光景。金少夫人如數給了，還格外多出一百塊錢，給那一班香伙，算個賞錢。一個個都十分歡喜，都說這位少太太，真真是個好人。只有靜波心上暗暗的罵道：「什麼好人，竟是個梁山泊上的女強盜，來得幾天工夫把我歷年積下來的二百兩金條，輕輕易易地拿了去，還說她是個好人！」心上只顧是這般想著，口中又不得不隨眾稱謝，恭恭敬敬地送了她出去。回來越想越氣，竟把靜波氣得大病了一場，直病了幾個月，方才漸漸的好了，這且不提。

只說這位金少夫人究竟是個何等樣人，為什麼江念祖扮著姓潘的，和她兄妹相稱，這是個什麼原故？原來江念祖在南京回來，

想著坐在家裡坐吃山空，終不是個了局，想來想去，終久想不出個生財的法兒。忽然想起靜波這個賊禿來，一雙空手，進了端明寺，不多幾年，非但把大殿禪堂一齊造了起來，還著實的手內有了些兒積蓄。我何不想個法兒，敲他一下竹槓，把他的不義之財分些過來，供給我的揮霍。打定了主意，又想這個賊禿，極是刁梟，無緣無故的想去借他的錢，他一定不肯答應，須要想一個出奇制勝的法子出來，把他騙上了圈套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一五一十的，憑你勒措著他，他縱有通天本事，那時叫天不應，恨地無靈，不怕他不雙手奉送，便潛心默慮的，想了個美人計出來。自己趕到蘇州去，包了一個有名的私窩子，和她說明緣故，許他事成了二八均分。這私窩子貪圖他的謝儀，哪有不答應的道理。江念祖又招了兩個蘇州的流氓，充做家人，用了幾個娘姨，充做僕婦，兩邊商議好了，又教了那私窩子許多關節，叫他充作潘中堂家小姐、金侍郎家的少奶奶，因為丈夫死了，要到各處寺院齋僧，先到天寧寺去轉了一轉，再回到端明寺來。這私窩子的相貌，本來不錯，又是這裡頭的三考出身，弔膀子的一道，是在行不過的，偏偏碰著了這個靜波，又是個色中餓鬼，見了這樣的一個珠圍翠繞，後擁前呼的少夫人，哪有不羨慕的道理。正是：月照巫山之夢，雲雨荒唐；花飛禪榻之春，風流孽果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